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一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典簿臣汪日贊

謄錄監生臣曹夢齡

欽定四庫全書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一

文

漢

移金馬碧雞文

諫大夫 王褒 蜀郡

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  
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徠歸徠漢德無疆廣乎唐  
虞澤配三皇黃龍見兮白虎仁歸徠歸徠可以為倫歸

分期分何事南荒也

論

晉

西南夷論

宣城太守

范曄

順陽

漢氏征伐夷狄有事邊遠益亦與王業而終始矣至於  
傾沒疆陲喪師敗將者不出時歲卒能開四夷之境款  
殊俗之附若乃文約之所沾漸風聲之所周流幾將日  
所出入處也著自山海經志者亦略及焉雖服叛難常

威澤時曠及其化行則緩耳雕腳之倫獸居鳥語之類  
莫不舉踵盡落回面而請吏凌海越障累譯以內屬焉  
故其錄名中郎校尉之署編數都護部守之曹動以數  
百萬計若乃藏山隱海之靈物沉沙棲陸之瑋寶莫不  
呈表怪麗雕被宮幄焉又其實懷火毳馴禽封獸之賦  
駢積於內府夷歌巴舞殊音異節之技列倡於外門豈  
柔遠之道必足於斯然亦云致遠者矣蠻夷雖附阻巖  
谷而類有土居連涉荆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不可量

極然其凶勇校算薄於羌狄凌暴之害不能深也西南之徼尤為劣焉故關守永昌肇自遠離啓土立人至今成都焉贊曰百蠻蠢居仞彼方徼鏤體卉衣憑深阻峭亦有別夷屯彼蜀表參差聚落紆餘岐道往化既孚改襟輸寶俾建永昌同編億兆

宋

高駢破南詔論

翰林  
學士 范祖禹 華陽

蠻夷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

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秦發閭左戍五嶺而陳項起秦遂以亡漢初呂后欲誅趙佗士卒不能踰嶺武帝擊越發兵江淮因巴蜀罪人等放棄之蓋不可以中國之師涉其地也遂滅南越以為九郡元帝卒罷珠崖光武遣馬援擊交趾最為有功然三年而後克士卒死者什五六乃得一女子之首其難也如是唐太宗欲討馮盎而用魏徵之策卒招懷之明皇

之末李宓敗於雲南死者二十萬自是以後南詔盛彊  
至於懿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  
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黃巢之寇本於徐方之餘唐室  
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  
因以亡矣夫蠻夷非能亡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  
為之資是以聖王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  
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搖其本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  
克之高宗賢王鬼方小夷也以賢王伐小夷三年乃克



言用兵之難也唐自開元至於咸通南鄙之師皆由邊臣貪利邀功以咎羣蠻自我致寇大為國患非高宗不得已之伐也十年而克亦速矣哉

傳

明

石宗楊文襄公傳

尚書  
雷躍龍 新興

公諱一清字應寧號邃庵其先世為滇之安寧人父景以化州同知致仕攜居巴陵少穎敏能屬文有司以奇

童薦為翰林秀才憲廟俾內閣擇師教之與李文正東陽前後登庶子黎淳門年十五登北闕鄉試即以經術為人師十九成進士明年父喪解官卜葬京口遂即丹徒家焉服除授中書舍人職務清簡弟子日益進凡經公指授者皆取高第顯名朝廷久之遷督學政力祛宿弊凡請託一以嚴絕之士大夫始有誨者久而服其公且明也丁母憂歸服除改督陝西學政尋遷憲副公乃益自振勵創正學書院選英俊其中躬自教督所識李

夢陽以文學名天下狀元康海呂柟名士馬理張璿輩  
皆與馬公資警敏能為文詩與書多慕效李西崖其功  
力差相伯仲也好談王霸經世大畧材猷足法以是聲  
譽籍甚用超晉太常少卿尋晉南太常卿遷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督理秦中馬政西蕃故饒馬必仰給中國茶  
飲以去其羶酪疾先是高帝著為令以蜀茶易蕃馬資  
軍中用久而寢弛茶多闌出為姦人利而蕃馬不時至  
公乃請重行太僕苑馬官而嚴私通禁盡龍茶利於官

以服致諸蕃馬馬大集牧政用修給軍者日益稱足時  
李文正當國劉公大夏為大司馬皆善公而材之會邊  
陲告警陝議遣將劉公言兵難遙度即遣將以不時往  
楊中丞在彼可用也勅公巡撫陝西兼理經略邊務公  
益選練士卒創築二城以為固援又劾貪庸總兵武安  
侯鄭宏及不職諸校尉數人去之適吐蕃數萬騎入寧  
夏乘勝直趨固原烽火通於內地時總兵曹雄軍隔絕  
不相聞公慮其失策乃從帳下輕騎僅五十趨之衆為

公危請勿往公不聽星馳抵雄軍為之調度復張疑兵以脅吐蕃吐蕃移犯隆德會伏炮夜發響應山谷吐蕃以為大兵至宵遁塞外邊人士以郭汾陽比之大司馬復議延綏甘肅寧夏等鎮兵散無統請設都御史總制之上報可遂命公總制諸邊開府固原尋晉右都御史公乃具疏極陳戰守之策請修濬牆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戍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緝韋州以遏外侵悉許之公督諸鎮士馬飽騰每按部旌旗戈甲耀原

野間吐蕃不敢駐牧近地公又謂河套即古朔方地唐張仁愿築三受降城自是無寇警請因險而牆之聯絡相應可制敵而障全陝於數百里外廷議難之於是大發帑金數十萬使公治築工未竟為權閹劉瑾所阻以是移疾乞歸里工亦罷其成者在要害間僅四十里耳邊人至今賴之公既歸瑾復入讒語坐公冒餉逮下詔獄李文正及王文恪力爭之始得致仕歸公歸京口治私第得唐許刺史丁卯橋舊址圃之以詩奕飲酒自娛

顧名聲日益盛適慶藩竄錯叛詔起公提督軍務合總  
兵官涇陽伯神英西討以中貴人張永監其軍公馳至  
關密諭公故部將仇鉞時亦被劫事叛王者俾乘間捕  
執之遂悉誅縛其首逆何錦周昂等永亦旋抵壁上見  
公竒之公見永軍政之嚴相得歡甚初永與逆瑾侍潛  
邸爭寵不相下時頒賞諸部曲百餘人瑾之姻族毫不  
見與公固勸之始勉給一二乃顧謂公曰公無慮吾豈  
畏瑾者哉公曰固也第今權臣內而大將外公誠貴上

誠重公保無中變乎永曰然則奈何公曰公宜亟歸乘  
上之見嚮聲瑄罪而誅之此千載一時也永悟歸密疏  
發瑄諸謀反狀蓋公草也瑄因伏誅上因進永柄司禮  
馬方永之入也留公節制諸軍陝之軍吏氓士額首頌  
公勿歸顧朝議之趨召且迫也遂馳赴召拜公戶部尚  
書論平叛功晉太子少保賜白金彩幣尋晉吏部尚書  
公於時政最稱通練而性廓大不飾邊幅愛樂賢士大  
夫與共功名朝有所知夕即登薦以是桃李徧域中嘗



再帥關中麾下自偏裨起為大將封侯佩印者纍纍也  
時大盜起躡中原公調悉機宜疏前後凡數上復薦用  
副使吳廷舉等力討平之再晉少保兼太子太保蔭一  
子錦衣千戶中貴谷大用陸閭援張永例請封其弟姪  
伯爵詔報可公力疏止之不報給事中王昂論選法弊  
於公有所指摘上為謫昂公力請寬之給事中竇明及御  
史孟津等或以言事或與鎮守中貴忤諸繫詔獄者公  
上書求釋上亦間有所寬也乾清宮災公應詔陳言至

指及乘輿出無定期止無常所且置番僧戎種於宮廷  
諸干成法事因自劾乞罷歸上為溫旨慰留以原官兼  
武英殿大學士直內閣會災異公復自劾因極陳時政  
得失中有狂言可以惑聖聽匹夫得以搖國是禁廷雜  
介胄之夫京師鮮藩籬之託語甚激切上弗省是時張  
永坐閒廢江彬錢寧方倖用聞公疏弗善也於是使所  
私優人臧賢輩蜚語上前譏刺公又嗾故諸生朱大周  
者誣訐公公乃上書乞骸骨疏至再四上始賜勅褒諭

累數百言給夫廩逾常格以歸公歸其客日益進凡所  
摹畫朝事億度無爽時目之為智囊云宸濠之變公度  
鎮江扼江南諸鎮之吭能備可禦三吳失茲要害吳越  
潰莫支矣於是捐資募諸壯士復造促臺使者調金山  
鎮海諸衛軍環備內外無慮數十萬武宗南征聞其備  
禦有策特幸公第為宴樂者逾兩日旦暮賡咏篇什古  
今無儔焉時左右有導上幸浙江者公從容諷諫乃不  
果行世宗嗣大位廷臣爭言公可大用詔遣官賜金帛

存問久之三邊總制缺詔公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涖之溫詔褒諭以古吉甫方召唐之裴郭宋之韓范稱美之故相行邊蓋自公始也公之鎮凡諸軍吏幸公再涖有恩德又起自台輔將士愈自飭勵旌旗壁壘色彩為新上以舊勲凡有所條請靡不報居未一載復召入為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既陛見即晉少師兼官如故又以獻皇帝實錄成晉太子太師謹身殿大學士時首輔費文憲宏也會張文忠字

敬桂文襄夢以議大禮得上意驟貴為宮詹兼學士而  
諸詞臣皆心鄙之以故詞林諸榮秩如講幄典試教習  
庶常皆不得與張桂於是深恨費文憲屢疏攻之去公  
復薦起弘治中故輔謝文正遷居首輔文正至則公已  
用陝捷加特進左柱國華蓋殿大學士秩居文正上矣  
公猶疏讓文正願居其次上弗許以是公居首輔文正  
亦旋謝病歸公既以敏練見知一時士大夫皆崇仰之  
上益禮重公賜御書和章及金幣牢醴無虛日復賜銀

印記二一日耆德忠正一日繩愆糾謬所言邊務國計  
事無大小上悉傾聽之顯陵之不果遷則公力諍功居  
多也是時張桂益貴倖入內閣上之傾嚮且過於公桂  
文襄以構王文成守仁亦與張文忠相齟齬隙上以王文  
成諭公欲知其人公謂其有精忠大節可大用桂文襄  
密聞而銜之於是張文忠遂疏謂三楊以後姦人占據  
揆地往復去來其人日輕勢日重乞下嚴諭俾勿詭隨  
便已意如往昔蓋指公也公亦奏辨乞歸上兩為溫旨

以解之於公尤厚張桂於是益思構公矣先是公議散館留陸粲等數人為翰林上難之張文忠密疏言此曹皆費宏所植而一清成之勿留便於是陸粲等為給事中公弗聞也故粲給事省中時有建白公輒擊節稱嘆謂而家敬輿不過粲內感公國士知禮部侍郎徐縉以次當柄用素謹事公又為粲座主時時以上意語粲謂厭張桂粲思有所論列未發也會武定侯郭勛帥營務頗貪橫公奏對常盈庫出入計語頗侵之因薦用故中

貴人張永同為提督永遂發勛貪污跡俄而永暴卒中  
外頗疑中勛毒言路遂擊勛勛故以大獄事感張文忠  
每嚴事之於桂不爾桂亦密疏攻勛且謂張實庇之上  
於是下諸給事御史擊勛章於公且諭以孚敬私勛必  
曲救令勿聽公偶泄之縉縉亦語粲也給事孫應奎疏  
論張桂亦及公上是其論公上疏辭優詔勉慰至張桂  
疏各有策勵語公復上辭章謂今之持論多尚紛更臣  
獨勸以安靜多尚刻削臣矯以寬平欲變法臣謂宜守



法欲生事臣謂不如省事用人則謂才難當惜斷獄則謂罪疑惟輕以故齟齬參差願賜骸骨避賢者路蓋指張桂也粲於是果疏劾張桂罔上行私諸罪狀上乃責張孚敬桂萼負君忘義令孚敬以原職回家創悔資後用萼草保傅大學士銜以尚書致仕而罪粲不早言逮下詔獄杖謫荒裔居二日復榜示朝堂明張桂功罪且令中外勿得更加齟齬張文忠陸辭上乃密諭公謂孚敬可還之閣否公言上欲還孚敬固當第渙汗大號甫

揚廷而遽改之非所以示天下信少遲孚敬至家而後召之便張文忠聞益憾公且疑聚疏公所授也於是張桂同事詹事霍文敏韜有齒寒之懼上疏力攻公因自劾乞歸上諭留公疏辯乞歸上亦溫諭留之而意已移矣張文忠至天津上使人以璽書召還復職公遂乞休益切上未許也張文忠回見公愈偃然自負且謂公若吾在韜必不敢有是言公笑頷之霍文敏以省母給假因復為桂辯寃攻公益力上報文敏遂切責公非大臣

體公謝以不職自陳上乃俞致仕予金帛令馳驛歸既而霍文敏亦私心悔之矣公歸會進大學衍義不與公名上覽之不悅謂修是書實肇於楊一清又嘗序諸後可獨遺乎命補列名仍遣官齎賜金帛於其家群議祀禮不一上復念公顧謂左右朕悞放楊一清歸若在彼能無決乎諸仇公者聞益懼公復用乃嗾永門下之怨永及公者誣奏公嘗受永金玉乃薦用永又謂永既死復以金百兩乞公為誌銘乃詔奪公官命巡按御史追

公所受永金如所証數尋亦罷追或請公奏辯公則謂  
久當自白奚辯為顧亦大恨為孺子所賣鬱鬱以終又  
四年上念之復其官又十五年乃贈太保諡文襄則公  
所謂久而自白也公所著詩文有獻納稿及綸扉奏議  
玉堂前後集行於世凡所撰述則以石淙繫之蓋不忍  
忘先世故居也李文正贊文憲霍文敏諸公皆為石淙  
賦以頌美之故世稱公石淙先生云

劉太僕傳

尚書 傅宗龍 昆明

太僕卿劉公文徵字懋學雲南後衛人父體仁嘉靖中仕蜀新繁令遷保寧別駕所至清約惠愛衙齋種蔬自給蜀人稱劉青菜云以勤瘁卒於官家赤貧子七人皆刻勵尚學公其季也幼從諸兄讀書即能灑然貧困中又從盱江羅公汝芳遊聞聖學益廩廩閤修弱冠舉孝廉絕迹公府萬厯癸未登甲第為新都令邑當天府孔道達官貴人冠蓋相望里甲疲於奔命公力行條編法悉令歸農時有清丈之役躬歷阡陌九則維均丹書其

籍藏諸庫至今經界穀祿無絲髮僇差三殿肇興取材於蜀邑當辦大木三公獨任其勞三入蘭州得美材以獻民間若不聞采木之令者賦租手為較量稍溢錙銖即還畀民聽訟則令訟者持檄呼被訟者片語解紛終日不扶一人累月不罰一金茅茨千家與長吏相依為命每以公役至成都兒童連手爭覲其面曰是新都劉侯耶入為比部主事光廟儲位未定一夕有竝封待嫡之旨與同官六人伏蒲固爭首事者欲沐浴席藁公曰

此舉不過各辦臣忱庶幾主上知舉朝有同心耳甚無  
自標置為名也時稱西曹六君子焉累遷郎中出知廣  
西梧州府以內艱奔歸服闋補浙江紹興府約已裕民  
一如所以治新都者篤誠敬持惇大列屬同風郡大治  
時山陰令屏山楊楷會稽令吳中翁愈祥俱有惠政郡  
人祭酒陶望齡為三賢之詩曰東陽海壖國潮濤日春  
撞錢塘為長雄帶以東西江厥宅有三山種山居中央  
左戡而右龜烟雲所起藏三江何縈紆三山何低昂山

高擊大鼓阜蓋朱幡雙朱幡者伊誰貌瘦眼有芒共云  
劉寵孫重佩太守章太守坐聽事群吏爭蹌蹌中有二  
尹賢二尹翁與楊清心等無疵盛德俱有望金石同懸  
鳴椒蘭竝畦芳煦人似三春映物如三光曩者捕妖人  
僉細乘時狂赤舌或燒城訛火將焚岡官能靜其紛制  
使燎弗揚曰雨而獲雨曰暘而獲暘吾民固無知乃爾  
動穹蒼向惟虞歉收茲乃憂無箱明年大述職聖人處  
明堂太師采聲詩聽我三賢章又曰古循良之政多得



諸資具非關學也於公乃見學問中政事矣夫豈弟可以性近通敏可以材呈擔荷可以氣奮若夫不言之化不怒之威至靜之動至和之守非三者所能辦也遷按察副使分守浙右三府郡民焚香遮送數十里郡之龍山有祠祀漢太守劉祖榮宋太守范希文遂即其旁創公生祠肖像祀焉初山陰朱閣學家居悉公治郡狀至是當國有汲引意公一日行部嚴州與同官閩中李開藻同登富春釣臺超然遠覽曰諫議不拜謂故人為天

子也今故人為宰相何不高舉為引疾乞身徑歸遺公費數百緡在官郡守遣吏越數千里齎送至里舍公笑卻之居六年朝議特拔清恬用為儀表以原官起公備兵威清公遂巡難進或有勸公不出需後命當得京卿者公幡然曰是有意擇官也乃強起時苗患棘甚道路禦人無虛日公先以計擒通賊土目羅國權繼討花蔑抵拱河頭諸坐盜魁蠟業阿袍皆就縛安定之間賊不敢窺者數年量移四川右叅政備兵松潘當番虜肘掖

地故不毛本色仰給川西諸州縣金錢取諸司帑率多  
愆期士不宿飽東路羊峒生蕃跨連千里素不受糜漳  
臘有土韃數千火落赤之部落也往時鎮守納其橐駝  
名馬許駐牧內地生齒漸繁窺伺叵測公首重本色又  
括茶稅糴青稞麥數千石濟其不給多置軍仗火器轉  
輸不絕番人偵於墩卒墩卒曰兵使者積糗如山治兵  
甲如林將出師特未知所向耳會建南兵事竣公受臺  
使者檄覈所糜金銀之數歸而申徹將吏曰番虜二憾

負固久不討今糧械已足又建南所餘儲需甚多不日  
禡纛其秣厲以俟羊峒生番震恐乞命因熟番以請降  
者六十餘寨土韃聞風徙幕北去一夕而盡凡積贖鍰  
數百緡貯之別駕之廨後代公者為某君盡攫以去臺  
使者劾某君乃暴其狀不然世不知公有留贖鍰事也  
遷廉憲總臬全蜀徇寇自隴右流劫川北一路無寧宇  
會兩臺諸司一時俱乏人公從宜發鎮遠營兵勦之賊  
匿山中月餘無所見乃露檄撤兵密有指授賊聞兵退

果出至半途伏兵起盡殪之事聞賚白鏹紀錄於是選  
郎胡汝政擬以京卿召公公聞之曰京朝詎貴近廉訪  
豈卑乎君恩到處重如餘生無宦情何乃上書幕府遂  
封印登舟撫軍饒景暉力挽之不可移書令藩臬大夫  
詣衙齋勉強留又不可乃以狀聞謂公崇雅黜浮素節一  
生無改廉頑立懦清風百世可師讀者以饒公為知言  
歸自蜀遜迹卻掃臺使者按部式其廬欲一見不可得  
久之日益貧青黃之交稱貸而後舉火熹朝登極大蒐

在野起南鴻臚卿三疏立辭上嘉其清望加太僕卿致仕丙寅六月卒前太宰閔公洪學鎮滇稔公清修與直指朱公泰正合辭請恤疏云通籍四十年轍迹之歷幾徧而橐恒垂里居十餘載蒲纁之徵數臨而卧不起又云家徒四壁案擁一經蓋實錄也疏入賜祭葬如例禮部議贈官與諡贊曰近世士大夫以廉自命致通顯者多矣然裘服抵牾初終乖舛情縈難肋色動豆羹欲以砥障流靡豈不難哉余家城南與劉氏比屋而居者屢

世而太僕公夫人為先慈姨母以是知公最真每望晨  
突不烟知公瓶中無粟家人甚病而公泊然若將終身  
以余耳目所覩記公蓋天下一人而已使公入秉衡軸  
以風勵天下即毛玠楊綰何多讓焉惜乎強半謝病所  
用於世者十僅二三然范丹為令以塵甑稱劉寵為守  
以一錢聞趙清獻鎮蜀以琴鶴名公可謂魚之公不朽  
矣

本朝

王端簡公傳

修撰  
繆彤  
吳縣

康熙十三年歲在甲寅秋九月

予告大司馬思齋王公以疾薨於江寧踰年

賜葬三茅山之陽又踰年吳中受業弟子繆彤為立傳

傳曰公諱弘祚字懋自號玉銘晚年繫思高堂因

號思齋其先陝西三原人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贈

太師端毅公南京戶部尚書康僖公裔也既以順

欽公從戎至滇之金齒司遂占籍即今永昌府云



曾祖良弼公祖崇正公竝傳隱德父瞻雲公中萬  
厯癸卯鄉試歷官蜀楚著賢聲兩祀名宦常榜署  
齋曰體認天理處繼晉秋曹以議減總河劉公獄  
去國天下惜之癸卯生公公生而岐嶷性純孝沉  
毅寡言有才智讀書目十行下講經世大略即具  
廟堂之度焉十四補弟子員庚午舉孝廉丁丑中  
副車名動京師當事亟用公壬午遂由薊州牧陞  
戶部郎督餉大同我

朝定鼎擢公岢嵐道用制府吳公學昌議復留大同  
再歲以才能

召仍官戶部郎中是時草昧初闢圖籍散失天下戶口  
田畝錢穀多寡出入損益之數莫能核公精典故  
善強記凡諸州郡所上筭冊纖細無不明晰宰執  
重倚公特疏久任公竭志纂修賦役全書及成

御製勅諭頒行天下今各藩司遵守瞭如指掌者公所  
定書也公謂百姓不苦於正供而苦於雜派雜派

者墨吏之便於民無便者也法令不立則吏不知畏吏不知畏法則民不得安閭閻殺帛之輸

朝廷悉知自以艱難成節儉

朝廷版籍賦稅之事小民悉知自以燭照絕侵漁故  
裁定賦役一準萬厯間法例晚末苛細巧取悉芟  
除之規模典則歸然一代章程諸臣工咸拱手推  
讓以為能用是加公太僕寺少卿正卿遷左右侍  
郎又晉公尚書加太子少保旋加太子太保

上御南苑諸臣侍持

召公問天下錢穀出入之數公從容舉要領對言簡事

明敷陳中綮

上喜目之曰此真司農也又上論國計謂安民生必首  
絕私徵講強兵則首嚴冒餉至於水旱災傷則蠲  
恤宜速又曰今拯救民生之要莫若稍寬徵輸之  
期

朝廷寬一分小民即受一分之賜明暢愷切天下頌

之又籌滇南事萬里如見經畫井然諸條議

上莫不拊髀稱善悉見施行因滇黔阻化

王師蕩平公始知親喪日月而元配周夫人亦相繼  
去世哀毀躋踴泣絕復甦即欲不俟

命而奔

天子慰留再四勉以墨纁視事辛丑請歸葬築廬墓側  
上諭所司優議

卹典公父母以及元配一品夫人皆予祭葬事竣趨還

朝改刑部尚書未幾復調戶部會星變求直言上疏曰  
星辰有定次今異星忽見則天失其常矣坤道主  
靜今忽地震則地失其常矣六卿有定制今更易  
太煩則人事失其常矣挽回天地之變首在率循  
人事之常中外以為名言漕糧例自通倉運入京  
議者謂於水次支散可省車輛費萬計公曰水次  
支給則受者負載艱勢必減值而售米狼戾在外  
京倉支給雖有糶者顆粒皆在內此昔根本深計

不當以小利變法也其諳於大計類如此會有主  
裁州縣存留與變漕糧官運為民運者公固爭不  
得遂以兩議上竝如公指無何以失察吏胥報罷  
上悉公忠

詔留尋補公兵部尚書庚戌引年乞休疏再上得

請馳驛給俸長安士大夫賦詩祖道以為榮至金陵  
感疾疏辭俸不允僑卜秦淮之上攝靜調養爐香  
甌茗坐擁圖書閒與二三隱逸楸枰詩話味道叅

金匱要略卷二十九之十一  
禪以怡恬淡當事每有政務難決者輒往就問指  
畫井井無不佩服然公雖退其忠君愛民之心殷  
殷不置咸望東山再起而公則翛然道履或命筇  
輿陟牛首雨花棲霞祖堂之勝以舒襟抱因登三  
茅峰棲心高寄玉函金軸無不探覽得趙文敏手  
書九天生神章真跡摹勒於石而傳焉甲寅疾甚  
手遺疏馳上方

俞旨慰問而公薨震悼輟



朝賜祭葬諡曰端簡朝野聞公訃莫不揮涕嘸噫云  
公智畫深長不露威采必決大事無說隨亦無便  
給徐折衷以理可否適宜聞者悅服所謂古大臣  
風公無遜焉居恒念與瞻雲公遠退食之暇往往  
涕沾臆居金陵手輯永思錄數卷讀者悲動  
今上御極初邀

覃恩請以廕廕猶子璋蓋公篤行敦修實其天性云讀  
書宦且老不輟於古人嘉言懿行輒疊疊無倦公

子瑜官京師手書清慎勤訓誡之格言諄誨郵跡  
相接聞者得其片語共當箴銘今繕部君砥礪官  
方克振家學人亦以端簡公望之公於文藝鑒拔  
獨精乙未充讀卷官首舉史公大成卷臚唱第一  
丁未會試總裁妙選超越是科得人特盛而彤亦  
幸在選中以公見知故習公益深公大節偉行在  
史冊千載傳之亦奚藉文以傳但彤蒙一日之知  
又辱為史官紀燬揚休其職也即不文烏能辭若

世系與生卒年月及生平言行足為人師者別有  
述特傳其功業大端有關民生國計者如此

昆陽州李孝子傳

尚書 韓 莢

長洲

自史傳列孝義以敦本勵俗公卿大夫宜由此其  
選也顧不少概見而閭巷之士或卑冗小官行修  
於家者多有或湮沒而不彰余故及所見聞而覈  
其不誣者頗論著之若李公蓋可述焉公諱澄字  
仲瀾號果峰雲南昆陽州人拔貢候選知縣父兆

旂明末廬江訓導流寇攻城急分守北門城陷不  
屈與幼子淳俱死公奔喪匍匐宵晝行忘寢食數  
經賊中幾死得收骨以歸葬訖白州府父死狀以  
聞於朝崇祀鄉賢更特祠曰靖忠公每晨詣祠必  
泣如初喪者終身

本朝順治丁亥滇中亂公奉母洪避山谷箐篁中母  
疾草囑曰我不欲終於斯可移置我淨地公負母  
行數十里至甸頭之香雲寺而絕時四望無烟哀

號復員以行至祖塋去寺四十里矣母故藏棺城北慈照寺復奔寺猝遇賊爭欲殺哭告之故賊義之不殺也時兄源淮已先死於賊公益慟遂發病嘔血公兄弟八人晚惟存兄演事之如嚴君事必告而服其勞召之必在側飲食必共兄亦友愛至今州中美其家法公有德於鄉歲戊子州多故山獮乘間入城劫官舍有告幕府民反者遣總兵往兵之公道行忽被執總兵者呵曰亂民耶趣斬之

公色不動力言山獫狫寒跳梁不關平民不惟民不可殺獫亦不可勦撫之便會州守至如公言罪止魁而撫其餘一州以完至今德之私諡之曰孝穆嗚呼公之事止此矣無他奇行也然如是亦足矣滇於古百濮近六詔地非三代之教所加然使家喻戶曉率如公豈出鄒魯下哉余又聞公先有尚文者以滇處天末少書籍來江南購萬餘卷歸而公之高祖雯巖以南京刑部郎守銅仁課第一

訖罷官亦購書萬餘卷自號一蠹居士後訓導死  
於忠而孝穆繼以孝母亦其讀書之助耶然以余  
所聞士大夫有擁卷軸至多而子弟一無稱焉抑  
又何也公之子從綱方以舉人上春官汲汲乎惟  
懼其父之不傳亦可謂孝余既得其事甚審為之  
傳俾藏於家以待史之徵孝義者且語從綱子故  
藏書家其復蠹焉可乎

楊刺史傳

知州陳淳

冀州

公諱春震字起蟠其先江西臨川人也父一山公性沈靜多奇計連不得志於有司嘉靖間雲南鳳氏屢叛呂光洵受命撫滇且勦寇先是鳳繼祖結連會理姚安諸土司勢甚狂逞舊撫教宗慶進討不效僉事張澤陷賊中洵募士能佐軍者一山公實仗劍從謀多祕密人無知者賊平洵酬之官一山公謝曰吾不為功名來官何為遂飄然去隆慶丁卯客楚雄有李公者奇其狀以女妻之即公母



太宜人也居無何楚士忌一山公才遷姚之武德  
衛庚午刺史公生隨移居武定刺史公五歲時端  
凝敏慧不同恒兒眉心有灸痕如一目光采映發  
郢客見而異之伺一山公他出負去一山公歸散  
金募士訪數年不獲萬厯癸未一山公遊武昌泊  
舟荆門入市閒步遇童子挾笈行兩相熟視兩相  
留連兩若有不解狀近見童子眉心灸痕輒淚下  
童子叩所以公語之故曰吾父也相持痛哭郢客

懼不敢出刺史公泣言明發耿耿未嘗置懷日惟  
私涕絕口不敢言被略事且述郢客教以詩書及  
珍愛意甚悉一山公傾囊酬郢客始攜公歸滇是  
時見者聞者莫不高一山公之不校而服公之明  
哲保身且不負郢客教訓之義云於時刺史公年  
十有四矣讀書刻苦文自成家十六補郡庠作諸  
生十三年文行爲多士模楷每試必第一嘗習靜  
獅山大士閣風起燈滅俄見童子執燈至燈復燃

視之已失所在至今有塑童燃燈之謠二十九以  
恩拔入太學出陶少廣先生門先生雅重公庚子  
夏促之曰子才高勿小就歸應省試若售五名後  
吾不敢相天下士矣是科果滇闈第三人辛丑赴  
銓部試少廣勸勿小就如前公曰某非急功名顧  
父年高冀一命備祿養娛親爾試第一例得州缺  
適一山公患疾家報至皇遽歸侍湯藥衣不解帶  
者累月次年三月一山公卒祭葬遵家禮不用浮

屠人成服之甲辰十月授湖廣彞陵州知州乙巳  
從都門上任停車鄭衛間微行偵彞民利害王宦  
名撰者張江陵姻家也官吏部左侍郎休沐家居  
恃勢而橫民罹其害者傾家殞命咸切齒而避其  
鋒州守奉命拱手稍拂即中以他事排去之公廉  
得撰惡款二百餘條并其黨與姓名衙胥附撰者  
悉識之廼發檄之任王親郊迎厚餽遺公辭受一  
規於禮首謁宋守歐陽文忠公祠出金亟為修治

外一切俱不視惟日偕紳士論文飲酒而已二十  
餘日後民詞積數百紙吏莫能測公因讀法旋署  
召諸吏立堂下集訟者環跪聽判不終日裁決已  
盡各心服曰三眼神君也吏胥附王氏者悉屏去  
數與王抗禮不為下王日偵公私欲巧中之公剛  
直不染王亦無如公何復欲試公才令人投一詞  
捏事而繁其說審實間又持一冊為僧乞募緣引  
公揮筆聽訟如故訟決而文亦成又一尼持白紙

跪堂下問不應援筆判曰准還俗免使僧敲月下  
門也尼果叩頭去王聞之亦嘆服焉適江中詰得  
王私鹽若干船公決意懲之將鹽半貯庫半擒捕  
役草王氏狀家人環跪泣諫叱曰為天子命吏敢  
自卹乎且彼翼而食人如畏權避勢藏頭縮尾是  
吏而奴也吾豈效之汝勿復言下令曰凡被王宦  
害者許首告不五日控者數百人公列撰諸不法  
狀申詳撫按捕一切惡黨羈獄中具揭科道各衙

門時撫按皆江陵舊人欲寢其事兵備王某力持  
不可撫按不獲已會疏奏聞直指奉旨勘實詔奪  
撰官黜撰黨舉人二名生員五名發戍者七人城  
旦者十人彞民稱快公慨然曰民患既除仇讐莫  
解明哲保身固如是乎即告骸骨歸里署中僅有  
書五箱公曰此亦彞陵物去時封留之百姓攀卧  
號泣如失父母旋將所遺書持送至滇數月後撰  
抑鬱死民為謠曰活我彞民死彼王撰好箇青天

胡止年半至今稱道不衰萬厯三十四年公抵家  
土人鄭舉邱相魯求通往來公察二人有異志絕  
之告太守陳典早為備典不能用丁未果陷府城  
公先已攜家赴安寧獲無恐前太守劉懋武王應  
期胡其慥皆大有德於武公倡士民立祠以彰其  
賢公有弟二人春霖春霽悉庶母金氏出公友愛  
曲至為霽娶妻辛氏戊申霖卒公悼甚廢寢食手  
為文誌之甲寅霽又卒遺一女公撫愛倍已出事



庶母金氏關氏極敬謹相繼卒葬祭各如禮戊申  
後不問外事惟以崇獎後學為己任甲寅秋評諸  
士文語龔正曰若能受言乎正請命者再公令同  
長子元祐課藝獅山別業教之曰為文須苦思刻  
求一日一悟愈悟愈奇若今日寫昨日文字是自  
暴棄也天不借昨日殘霞敗雲以成今日人可拾  
他人土羹陳飯以腴己身乎乙卯正登賢書元祐  
誤中副車童子楊玉瓚故人子石振響失依公給

衣食收入家塾中訓誨瓚響竝入泮食廩餼啓迪  
多人戊午次子元升生公建書室三楹於居室之  
側擇鄉黨子弟俊者教之器馬國正為最後易名  
乾登崇正癸酉榜歷官至四川巡撫以節著人咸  
稱公有陶少廣之藻鑒而馬中丞有公之風概焉  
天啓壬戌厭居城市聞有勝地輒命駕往偶思元  
謀舊治莊田數畝頗幽僻魚欲探方山雷應之勝  
十月抵官莊疾作家人請歸笑曰爾懼吾死非正

寢乎謂曰吾生平雖無大善喜亦不媿科名好撫  
幼弟成吾未成之志勉之遂卒崇正間王撰有姪  
名維章者備兵雲南章舊名某即所黜生員之一  
乃改行力學復應童子試得售或以報復諷章章  
曰起蟠公未染吾邑一錢吾敢以私仇公乎倘非  
公則吾止於紉袴耳何由致此置不問尋擢滇方  
伯土人楊應瑞以田土控揭志構禍也章亦不問  
且語武司李秦炫奎曰起蟠公後人何如奎以長

元祐副榜次元升諸生對章曰書香有繼斯文之  
幸須青目之奎退而告人曰楊公一無欲而感人  
若是嗚呼孰謂廉吏不可為哉蓋公生平公正服  
人心如此余始奉

命刺祿時聞公氣節數追嘆獨恨未詳久之公孫澤先  
以公狀來故得悉其顛末焉夫武郡向為夷區自  
隆慶改土設流迄今甫百二十年而人文漸起幾  
於家絃戶誦諸父老莫不感公首倡文學以詩書

教子弟以禮義率鄉邦之功嗟乎奕世猶將興起  
公之為人蓋可思矣寧僅廉吏云乎哉

李烈婦傳

按察黃士傑長泰

烈婦名桂姐姓李氏平曩庠生長吉女也年十六  
適馬龍州庠生楊景雄克盡婦職夫妻相敬如賓  
者八年會夫病且篤氏割股以救竟不起氏哀毀  
骨立痛翁姑孱老侍養無人躬織紉以奉高堂雖  
甘旨不備頗得歡心值姑有疾貧不能購醫藥復

割股以療輒愈迨後翁歿姑媳筑筑貧苦益甚室廬不足蔽風雨朝夕饔飧不給閭里咸矜憐之有勸之再醮以養其姑氏峻拒之諸人謀於姑許可氏知不免因將衣裙縫紉乘姑外出扃其門懷夫木主而投繯焉時年二十四嗟夫世之丈夫能從容就義者不可多覩矧巾幗中有此豈不足以表當時風後世哉事聞於官主婚逼嫁者各坐以法州人士欽其節聞於督學使者旌其墓曰烈骨留

香余向奉

命牧是邦訪其事甚悉表懿行以挽頽風闡幽光以勵  
末俗有事茲土者之責也爰傳其始末以為化民  
成俗之一助云

贊

漢

西南夷傳贊

太史  
令司馬遷

龍門

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為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

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  
國多滅矣惟滇復為寵王然南夷之端見蒟醬番禺大  
夏杖邛竹西夷後掄剽分二方卒為七郡

南夷君長贊

蘭臺班固扶風  
令史

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勾踐  
亦以粵霸秦滅諸侯唯楚尚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  
復寵及東粵滅國遷衆由王居股等猶為莫戶侯三方  
之開皆自好事之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



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何遭世富盛動能成功然  
已勤矣追觀太宗鎮撫尉陀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  
以德者哉

晉

西南蠻傳贊

同平章事劉昫歸義

五方異氣所稟不同維南極海曰蠻與戎惡我則叛好  
我則通不可不得使其瞻風

唐

南詔列傳贊

失名

唐之治不能過兩漢而地廣於三代勞民費財禍所由  
生晉獻公殺嫡賊二公子號為閹君明皇一日殺三庶  
人昏蔽甚矣嗚呼父子不相信而遠治閹羅鳳之罪士  
死十萬當時冤之懿宗任相不明藩鎮累叛南詔內侮  
屯戍思亂龐勛乘之倡戈橫行雖囚渠殲夷兵連不解  
唐遂以亡易曰喪牛於易有國者知戒西北之虞而不  
知患生於無備漢亡於董卓而兵兆於冀州唐亡於黃

巢而禍基於桂林易之意深矣

西南夷傳贊

別駕

司馬貞

河內

西南外徼莊蹻首通漢因大夏乃命唐蒙勞深靡莫異俗殊風夜郎最大邛笮稱雄及置郡縣萬代推功

明

毛給諫玉遺像贊

修撰  
謫戍

楊

慎

新都

蚤捷甲科職司諫議性慤而剛色溫而厲冠服莪莪威儀棣棣抗疏清時直節勁氣奮弗顧身獨立不懼仁成

金史卷之十一  
卷二十九之十一  
一朝名香百禩鐘鼎勒勲汗青書事嗚呼先生誠有以  
繼忠鯁於往喆而激謇諤於當世

頌

明

平雲南頌

王景常

聖天子之御大歷服也維清緝熙載敷武功盪攘群雜  
混一函宇於是偃武修文與民休息雲南弗庭遣使招之  
遇害洪武十四年秋皇帝若曰天厭元德土宇瓜分朕

奮起淮甸為主民請命鏖戰鄱陽江漢以清捲旗東指  
吳會電掃皇天眷命正位宸極爰整六師北定中原河  
南山東不戰而下元君北跳九鼎南遷秦晉景附蜀關  
洞開兵不頓刃今雲南絕爾之地喘息相保梁王巴咱  
爾幹爾密戕虐我信使憑陵我郊保若不及時盪一何  
以荅上天之眷慰黎民徯來之望哉乃命潁川侯臣傅  
友德西平侯臣沐英永昌侯臣藍玉等將鷹揚虎賁之  
士凡三十餘萬騎萬匹聲罪致討七月禡於龍江樓船

蔽江旌旗亘天水陸兼進星流電邁既至湖廣分為兩  
軍大軍道牂牁踣夜郎平普定竒軍由羅佐關擊可渡  
河奄至曲靖疾若風雨所向輒克土酋蠡屯獸挺莫敢  
格者未至白石江十餘里大霧四塞元司徒達爾瑪拒  
江自固我師輕騎長驅掩其不備先命千騎從上游草  
山襲其後平旦大兵泅水競渡達爾瑪麾軍布陣未成列  
我師徑前奮擊其陣遂亂達爾瑪走陷於淖生擒之俘  
斬將士若干人雲南兵大奔乘勝逐之征南分軍擊烏

撤東川敗蠻四萬僵屍蔽野遂通大渡河奇軍始至西  
平永昌率大兵趨雲南時梁王聞敗棄城走晉寧飲鵠  
卒雲南平自出師至是凡百餘日得府州若干戶若干  
馬牛軍實無算承制建官大軍鎮焉明年分兵下大理  
下金齒下臨安元江凡雲南故境皆郡縣矣又明年遣  
閒使降車里降緬降八百咸以壤奠貢洪惟天兵不決  
十辰東抵牂河南著交趾西踰吐蕃北界神州幅幘萬  
里悉臣悉妾何成功之速哉蓋皇帝文武神聖煦為春

陽肅為秋霜綏之以仁摩之以義混混乎內之於泰和  
元氣中使其民熙熙以翔皞皞以羣得覩中州文物之  
懿太平之樂而不知沐聖澤之深也上自漢唐以迄於  
元羈縻而已乃今維持鞏固與內地等信乎王者之無  
外也又明年班師振旅定功行賞諸將以下皆進爵有  
差於乎古之有盛德大烈必形諸歌頌皇風興大雅作  
草茅微臣不敢多讓臣景常稽首頓首而為頌曰皇明  
御天統有萬方際天蟠地武功煌煌三辰耀靈海宇聿



清叶氣嘉生蒸為太平蠡茲蠻方稔藏姦兇恒恒穰穰  
以褻天常乾坤之量海嶽是包彼昏而狂誕敢叫呶皇  
赫斯怒爰整元戎吉日載戒車攻馬同於爍王師暨暨  
桓桓天討是將震懾百蠻兵無留行勢若迅雷日星晦  
霧江海沸騰鷹揚曲靖倂彼統酋征麾所指再敷天休  
戰不貪殺殺不卻降斥原疏旆以迄用康大憖聿逋筐  
篚元黃拓禹之迹維周職方表方建官棋布星分仡仡  
大城以奠其民封豕修蛇以變以化昔也猘猱今為駟

虞載駟載伐戈鋌不脛南金犀角罔敢弗庭凡此南功  
將臣僉同維一乃心上毘帝聰大烈之龐超漢軼唐風  
霆流行天地翕張會朝清明聖化基之萬國一統坐而  
釐之草茅微臣作此頌焉武功告成天子萬年

本朝

平滇頌

有序

檢討  
尤侗

長洲

皇帝御極二十年

命大將軍貝子章泰綏遠將軍總督蔡毓榮等統滿漢

官兵討雲南逆孽吳世璠

詔若曰此窮寇不足膏齊斧兵法攻城為下勿肉薄傷  
士卒殄及平民其築長圍困之必自斃自二月至  
於十月城中食盡畔衆皆譁我師進克子城世璠  
蹙自剄偽黨開門降迎

王師以入百姓前歌後舞壺輦載道或相與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為

王人見太平也幕府上露布至京宣捷午門外羣臣

拜手颺言曰於鑠哉此非師武臣力繫

一人如天之福無疆無休蓋自三桂倡亂八載於茲踞  
滇為窟狡焉啓疆竊我黔陽陷我巴蜀封豕長蛇  
薦食三楚波及豫章之界蹂躪我城郭瘡痍我人  
民不寧惟是又招八閩勾兩粵誘我蝨賊以蕩搖  
我邊疆東南蠢動靡有寧宇於是

天子赫怒禡牙誓師大發禁旅并良家彍騎連營百萬  
度支轉餉半天下舳艫牛馬終夜有聲鉦人伐鼓

一月三捷大憖稔惡天用勦絕其命賊徒駭潰聞  
越之人震懼流汗匍匐乞命

朝廷下制書賜尚之信死以尺組縛耿精忠致闕下  
二方底定璫猶不悛收合餘燼自竄叢棘孤雛腐  
鼠保首領之不暇卒取覆亡為萬世僂其伏罪亦  
已晚矣夫以堂堂

天朝踴躍用兵殲厥小醜摧枯震落何憂不克然當其  
始也一夫抗命三孽連衡若火之燎於原不可撲

滅以

皇上天威率其股肱心膂之臣熊羆彪虎之佐運籌帷  
幄折衝樽俎一戰而舉荆襄再戰而收衡永西師  
絕連雲之棧跨劍閣搥成都東師破辰龍闕席捲  
貴竹直抵苴蘭城下摩旂點蒼之野飲馬盤龍之  
津風馳電掃谷靜山空自征伐以來未有驅除若  
斯之速也且滇雖一隅僭始莊蹻閉嵩昆明不通  
中國蒙舍并有六詔蠶食滋大鄭趙楊號令三爰

終歸段氏迨元始入版圖明遂郡縣其地然以世  
祖之雄略潁涼西平之壯謀加以十一總管三宣  
六慰而伯忽舍利畏造變於前阿資思任構釁於  
後蠻爭觸鬪日尋干戈何者夜郎不知漢大聲教  
阻絕嗜殺怙亂其習俗然也况叛臣教之嘯其兇  
族逆我顏行驅市人於鋒鏑朝箕暮斂靡爛其室  
家此邦之人水深火熱喁喁然延頸待救若枯旱  
之望雨今

陛下義征不庭提赤子出沸羹之中使登衽席髣人濮  
人回首面內胥沾闔澤甚盛德也雖虞帝之格苗  
民殷宗之克鬼方何以加焉然後振旅而還告

廟獻俘班朝飲至勲庸銘乎鐘鼎名號昭於史冊不其負  
乎於是

天子沛然改容曰予一人敢不荷

天之寵承

祖宗三后之慶顧自軍興宵旰不遑諸大夫勞苦於內諸



將士暴露於外烽燧所至母乃驚懼子弟憂患長  
老其他飛焚輓粟疲於奔命者不可勝數朕心憫  
焉賴

社稷之靈以遏亂略罪人斯得庶幾息兵革嘉與海內更  
始其頒爵賞蠲賦役赦殊死以下天下聞之僉謂  
皇上武功赫赫既如彼文命洋洋又若此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車書混一符瑞響臻道侔乎乾坤業隆乎  
三五雖鳴和鸞奏雅樂封泰山禪梁父夫何慝哉

小臣伺備官珥筆退而作頌一篇爰揚

至尊之光烈用告太師歌以舞萬其辭曰

皇清受命厯無疆上暢九垓下八荒大共小球皆來王  
北至肅慎南越裳

天子穆穆坐明堂載橐弓矢秉圭璋蠢爾強藩何跳梁  
射天逐日肆披猖二豎從之同顛狂彭彭大車拒  
螳螂吾

皇一怒威神張手麾白旄埽欃槍鑿門推轂授斧斨礪

乃鋒刃峙糗糧雷輜星駟啓戎行勢同猛虎驅跛  
羊大首既隕羣犇亡遂挽彭蠡迴瀟湘登蟲叢鳥道  
闢康莊木瓜金筑歸疆場競牽鐃索渡瀾滄井蛙  
遺息走且僵貌如山鬼伏箐篁銅鼓一鳴魂魄喪  
長鯨就戮短狐牝前徒倒戈爭投降君子小人篚  
壺漿竹王祠下迎三郎六軍齊轡臨城隍鞭指邛  
笮揮冉駝牂牁呵町遙相望碧雞晝啼金馬驤彩  
雲飄飄昆池旁平填洱海成田桑市廛不改耰耨

長熨童唱歌傳白狼翠毛象齒貢梯航捷書飛羽  
奏明光

天顏有喜夜未央百工來賀舞且颺

帝曰嗟咨心如傷賊臣不道犯天綱良民何辜罹池殃  
居者裹負行羈韁哀我人斯亦孔將刑獄幾何念  
析楊錢穀幾何問倉箱亟放赦令覃恩章

后以誥命施四方乃開石室紀太常彤弓盧天閒珮璫  
龍旂和鈴幃草鶴朱鷺鐃吹登廟廊職方會同統

萬邦王道蕩蕩臻平康文武止戈佳兵藏逝將歸  
馬華山陽功成治定禮樂彰秩宗黼黻變笙簧龍  
圖龜書出低昂郊遊麒麟苑鳳凰黑柜黃蓂兆豐  
穰青芝赤箭呈嘉祥仰觀玉燭俯金湯美哉丕基  
亘皇唐宜升介丘谷穹蒼云云亭亭風雨翔金泥  
玉檢書輝煌探策占之壽永昌

皇清受命歷無疆

說

本朝

耜田說

總督

鄂爾泰

滿洲

禮之有耜田也明仁也教孝也以天子之尊而必  
親耕則天下之為農者孰不勤於耕此天子之仁  
愛天下而使之務本也所以明仁也以天子之尊  
而必親耕以供粢盛則天下之為子者孰不勤於  
養親此天子之孝先天下而使之養親也所以教  
孝也月令有之曰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穀

於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  
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天子三  
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反執爵於太廟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謹按元日上辛也元  
辰郊後吉日也日以干言辰以支言互文也則是  
躬耕之典當行於祈穀之後而同在孟春之月也  
考之周禮天官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  
入之以共齊盛此即天子之藉田而甸師掌之者

也然藉田不獨天子有之諸侯亦然祭義曰天子  
為藉千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為藉百畝冕而  
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先王以為醴酪粱盛  
於是乎取之敬之至也是故千畝百畝之數比天  
子諸侯之視為等級而其躬耕以致敬則一也祭  
統曰天子親耕於南郊以共粢盛王后蠶於北郊  
以共純服諸侯耕於東郊亦以共粢盛夫人蠶於  
北郊以共冕服天子諸侯非莫耕也王后夫人非



莫蠶也身致其誠信誠信之謂敬敬盡然後可以  
事神明此祭之道也是故南郊東郊之殊此天子  
諸侯視為分別而其親耕以致誠信則一也後世  
躬耕不行藉田漸廢周宣王不藉千畝號文公諫  
曰夫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  
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  
是乎興財用繁殖於是乎始敦龐淳固於是乎成  
觀於此語而知藉田之義廣矣大矣漢文帝二年

詔曰夫農天下之本也其開耜田朕親率耕以給  
宗廟粢盛夫文帝漢之賢君也此禮既舉後之明  
主亦猶能踵而行之然唯天子行之畿內天子而  
下無復有議及者幾比於繁纓大輅之不可請近  
代郡縣大者不惟比於古公侯之國而小者亦遠  
勝於子男之邦則耜田之禮皆所當行乃不唯郡  
縣不唯督撫即天子亦不能歲舉此禮即使歲舉  
此禮而郊畿而外雖公卿大夫鮮有能講明其義

者今

聖天子特舉躬耕以為天下先自督撫以及郡縣州衛  
所等官凡在守土之司通行耕藉之禮此誠千古  
未有之曠典也臣身為總制兩省封疆一身表率  
況滇黔在萬里之遠僻近蠻荒一旦躬逢盛舉不  
獨山農野叟實所未聞即縉紳士夫亦無從考覈  
臣不揣庸陋用表彰其義著為藉田先農二說宣  
示僚屬遍告農夫使知我

聖天子本此仁孝之至推廣誠敬之思而其所以為天下臣民祈天永命以同享夫萬邦屢豐之慶者其用意誠深且遠可不共殫其仁孝誠敬之心以奉聖眷而答天休哉至於耕藉儀注已詳於會典位有尊卑禮無二致可仿其意而行之無所容末議也臣謹稽首而為之記

先農說

鄂爾泰

藉田之禮宜祀先農夫先農何神也始於何時神

位宜如何書壇設何所涓吉何日陳設何器祭享  
何品樂奏何章既躬親其事敢不先考正其說試  
為略言之古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  
是故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周  
棄繼之故祀以為稷此祀稷之始也共工氏之霸  
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為社此祀  
社之始也而郊特牲稱天子大蜡八先嗇一神農  
也司嗇二后稷之官也農三古之田畯有功於民

者也郵表畷四郵亭之舍標表田畝田畷居之以督耕者也貓虎五貓食田鼠虎食田豕皆有功於稼者也防六水庸七防隄也以蓄水亦以障水水庸溝也以受水亦以洩水皆農事之備也昆蟲八螟蝗之屬害稼者也是故蜡之祭有八皆以為農而以先嗇為主蓋以神農為八神之主此祀農之始也班固食貨志又從而申其說曰闢土殖穀曰農炎帝教民殖穀故號神農氏謂神其農業也又

厲山氏有子曰農能殖百穀後世因名耕畝曰農  
其言農之義甚著而先農之稱考之於經未有紀  
載惟劉向五經要義曰壇於田以祀先農如社衛  
宏漢儀春始東耕於藉田引詩先農則神農也魏  
秦靜議風伯雨師靈星先農社稷為國六神晉泰  
始四年耕於東郊以太牢祀先農周隋及唐所稱  
先農皆祭神農於帝社配以后稷即貞觀初太宗  
親耕東郊仍藉田壇之名垂拱中乃以藉田壇為

先農開元十九年祀神農於壇上以后稷配二十  
三年親祀神農於東郊配以勾芒遂躬耕盡隴止  
乾元二年詔去耒耜雕刻天子出通化門釋輶而  
入壇遂祭神農以后稷配冕而朱紘躬九推焉憲  
宗元和五年詔以來歲正月藉田太常修撰韋公  
肅言藉田禮廢久矣有司無可考乃據禮經叅考  
開元乾元故事為先農壇於藉田此先農壇之所  
由來也漢文帝紀二年春正月丁亥開藉田唐禮



樂志孟春吉亥享先農此春月亥日祀先農之所  
由來也臣於是本之經佐之史核之國朝會典而  
為之參酌其制即如今之於神位也則書曰先農  
之神蓋以神農后稷皆各有專祀而於此則統而  
書之也然以

頒示天下使農夫皆能曉其義則必實指其名而數之  
曰某某教農之君某某勸農之官也使農夫皆得  
津津口頰轉相稱誦愛慕嚮往而後其用力益勤

則是先農之位宜主神農而配以后稷神農居中  
后稷居右皆南嚮田畷以下依八蜡之祀皆東西  
向比於兩廡之祀而位次正矣諸侯親耕於東郊  
則督撫以下耤田皆宜在東郊先農壇在耤田之  
北壇門南向中為先農壇壇高而方四面有階祭  
日奉神位以祀壇之後為神庫如宗廟寢室之制  
以安神位壇之前旁為瘞池以瘞毛血神庫之左  
為神倉儲耤田之穀以供粢盛酒醴神庫之右為

宰牲亭以供親割壇門外為觀耕臺臺下為藉田  
壇之旁別置齋室未祭而先齋既祭而燕皆於其  
地而壇基立矣古之躬耕在孟春元辰後之躬耕  
在孟春吉亥宗乎古則宜用元辰法乎近則宜用  
吉亥但孟春之月土雖脈發凍未全解今酌以仲  
春之吉亥而吉定矣其在祭器則三爵一尊酒盞  
三十登一鉶二簋二籩十豆十筐一俎一毛血盤  
一爐一燭臺二香案一祝板一而祭器備矣其在

祭品天子則用太牢今督撫以下唯用少牢餘無  
可減爵實以酒醴登實以太羹鉶實以和羹簋實  
以黍稷簋實以稻粱籩實以棗栗榛菱芡鹿脯白  
餅黑餅形鹽薨魚豆實以菁菹芹菹笋菹韭菹鹿  
醢兔醢魚醢醢脾析豚胸筐實以青色量幣俎  
實以羊一豕一而品物齊矣若夫樂奏七章則以  
丁祭樂舞為之舞佾如其數迎神奏永豐之章奠  
帛初獻奏時豐之章亞獻奏咸豐之章終獻奏大

豐之章徹饌奏屢豐之章送神奏報豐之章望瘞  
奏慶豐之章七闕既終而樂奏成矣未祭之先自  
齋宿以至於省牲省具演禮演樂祭之日自迎神  
以至於初獻終獻送神望瘞悉如文廟之儀而大  
禮舉矣位次正而心不疑壇基立而地不遷涓吉  
定而時不忒祭器備而知其不可假易品物齊而  
知其不貴殊珍樂奏成而無有不和大禮舉而孰  
敢不敬而先農說於是乎畢

議

明

疏通邊方河道議

巡按  
毛鳳詔  
麻城

竊照雲南地方有水路直抵四川馬湖府初以遐僻為  
禹跡所不到遂為土人所據至我國家始設郡縣其地  
同於華夏然貢獻之物損官使之行李軍民商賈之物  
貨擔負萬里筋力已疲而土官土舍因見道路阻絕每  
懷異志及今國勢強盛不行開道將來之悔不敢謂無

也本道訪據武定府揭帖內開本府有迤東通四川水路自雲南海口至安寧羅次富民只舊徐草達吉普渡河安草法干土色至大江俱本省地方大江至四川東川地方大江邊阿納木姑共一十三站內土色有疊水又有迤西通四川水路自雲南陸路至富民武定虛仁環州至金沙江巡檢司凡五站本司金沙江水路下船至罵刺母白馬口燦刺則五曲草直勒則卓刺除魯圭寧抄答甸沙吉撒麻村亦至土色大江阿納木姑凡一

十四站內則卓沙吉有疊水等情又據金沙江巡檢司  
應襲巡檢土舍李朝宣稟帖內開金沙江上至麗江瀾  
滄至姚安府武定府下至東川烏蒙芒部上江弘治正  
德間馬湖府安監生放杉板嘉靖十七年王萬安亦放  
杉板俱係拖梢大板大船經過或十餘隻或八九隻建  
昌行都司奉欽取大木寧番越雋鹽井建昌等五衛俱  
在上江打冲河三江口并德昌千戶所地方或劄簿或  
散放會川衛在下江科州採斫查審開江船行若問灘



水險阻魯開虎跳灘天生橋十分不為險阻等情又審據本府姜驛驛丞梁松等稟稱本驛設在金沙江巡檢司之西過江五十里與四川會川衛抵界每見客人來販木劄成薄筏自本司江流而晝夜六日即抵馬湖隨薄下船或一二十隻裝載糧食有養豬畜客人跳薄擲船如履平地離本司江下五十六里有大小虎跳灘係是金沙江至冬春水落之際可以施功開鑿等情又據本府揭帖內開據經過建昌客人何松執稱建昌衛管

下德昌守禦千戶所洗迷村伐木下江頭一程至白水  
站一程至會川衛管下甸沙關一程至梅易千戶所三  
程至武定府和曲州金沙江等情隨喚何松亦稱馬湖  
建昌等處客人採取大小板枋俱自德昌下河從金沙  
江巡檢司經過直至馬湖叙州令伊畫圖各到道為照  
前項河道武定迤東極為捷徑且甚便益但訪得河內  
間有蠻尖石兩邊巖石生合成橋水從石縫流下未委  
虛的若迤西金沙江則水面洪闊四時橫流客商通販

前後不絕中間雖有虎跳二灘然皆沙石易鑿此則斷  
然可通而無疑者也先年巡撫都御史黃衷會議開修  
取金沙江巡檢司曠愛招集馬湖橫江客人俱到布政  
司舉行間以陞遷中止近年巡撫都御史汪文盛亦曾  
委官踏勘以征南中止事功之會人咸惜之合無批行  
總司會同布都二司從長議計先將東西二道各委能  
幹文武重職帶同屬官多給官銀督同本處土官土舍  
俱優其廩給帶領木竹石鐵等匠厚其口糧衣鞋沿途

用銀雇倩熟知地利鄉導人役隨帶小船及沿河採買木竹剗為薄筏乘載通行逐處踏勘直至馬湖大江而止中間要見舟楫無礙經行者幾處危石可鑿者幾處幾丈尺如有絕險人力所不能施者或作兩截盤運沿河陸路可通者幾處不通者幾處應合開闢者幾處幾里幾十步及沿河有無人烟稀密堪立驛遞舖分哨堡等項各計合用夫力工匠若干錢糧若干悉心料理勘估明白畫圖帖說并將用過官銀具由造冊回報然後

擬議奏請行委三司堂上官親詣督理開通施行則不獨一時一方之利實國家久安長治之計也

本朝

捐助廢員回籍議

布政使 陳弘謀 臨桂

議得去任之廢員例當依限回籍即病故之家口亦宜扶柩歸里此固

功令所當遵而亦生人之至願也祇以滇處天末萬里迢遙跬步皆山舟車莫濟凡赴任來滇者尚以

資斧維艱莫能依限早到况當一官墨誤旅邸蕭  
條米珠薪桂慘度日之如年車殆馬煩雖稱貸而  
何補至於本官病故旅櫬飄零家口羈留還鄉無  
日尤極宦境之酸辛宜為同官所悱惻者矣伏惟  
憲臺胞與為懷哀矜備至將從前草職及病故者  
通查催令回籍猶恐窮途莫告無力還鄉飭令查  
款資助俾天涯枯骨得以返葬故鄉免遭暴露即  
去任廢員亦不致逗遛地方有干嚴例此誠仁義

兼盡曲體無遺之盛心也本司道覆查縣丞吏目  
典史驛丞等微員革職解任身故無力回籍者已  
於康熙五十三年欽奉

上諭通行各省設法資助回籍滇省已蒙各憲於核定  
公件時每年酌留一千兩以為資助微員回籍之  
費近經本司詳明分別革職病故酌量資助量已  
敷用至於文職州縣以上及武職回籍向來無項  
可動多係現任各員共敦寅好量力資助祇以地

方遠近不一零星公分終苦願力不齊到處倡捐  
無恐緩急無濟除一面通查從前流落不能回籍  
廢員及靈柩不能歸里者俟各屬覆到逐一叙明  
緣由另詳外所需助費自宜先行議款查司庫經  
費日繁年徵公件久已入不敷出閒款無多終非  
長策本司道等愚見莫若仍於倡助之中酌定畫  
一之舉查滇省司道以下州縣以上除不經徵錢  
糧之廳員不計外每年共有養廉銀十三萬九千



餘兩擬以養廉每百兩捐出銀一兩合之共得銀一千三百餘兩即從雍正十二年為始無論署事魚理應得養廉之數扣存司庫俟查明廢員及家口靈柩實在不能回籍者文官知縣以上武官守備以上酌量道里遠近家口多寡詳請憲示批定數目於此內動給如蒙憲臺格外加恩另候核奪統俟報有起程日期始行發給毋使領去花銷逗遛請益其文職因貪贓去任及離任未久力能回

籍武官籍係本省者不准幫給嗣後永以為例本  
司於年終將扣存銀兩及捐助過數目造冊送憲  
查核如有餘剩留存下年如此番通察資送之後  
將來自必漸少公捐之數積有餘剩亦可留辦不  
能開銷公項之善事在現任之員非其屬貲即其  
寅好每年所出無幾較之零星捐助原無加多而  
聚少可以成多衆擎更為易舉從此官遂首邱之  
願不致流落異鄉魂無羈旅之悲均得早還故土

去任者無招搖滋事之惡習地方官無失察容留之處分所以崇厚道而廣

皇仁凜

功令而肅官體者均於是乎在憲德所垂當於蒼山洱海共其高深矣

義學規條議

陳弘謀

竊惟人材之興惟資教育風俗之易端賴詩書蓋師道立則善人多士習端則民風厚實積漸之使

然而非旦夕之可致也滇居邊末漢夷雜處仰沐  
聖化之涵濡無遠弗届固已聲教日隆文明漸啓矣而  
貧寒子弟猶苦無力延師夷獮鄉愚或苦不知向  
學教澤未廣則士習難以變遷化導未周則民風  
終於喬野故邊省義學視中土為尤急而鄉村義  
學視城市為尤急案查滇省義學荷蒙憲仁加意  
作養設法振興義學之設所在多有而於改土歸  
流之處俱奉

題明設立義學或動公件或撥官莊其為化誨邊民  
之計誠足以樹之風聲而各屬之仰體德意者亦  
各捐建學舍置買學田祇以地方遼濶或止設於  
城市而未及於鄉村公費無多或止行於目前而  
未經其久遠即其原有公田而或被隱佔或被侵  
收地方官以度支不敷經理為難不無因陋就簡  
之意本司到任以來時承兩憲諄諄提命留心教  
養曾經通檄行查將現在開設者為某處應行增

設者為某處目下修脯作何出產從前公項有無  
侵佔如無公項即將所需之費核定具覆往返駁  
查不遺餘力經今二載據雲南等府屬及各提舉  
陸續造冊詳報前來本司逐加查核如雲南府屬  
之昆明等共四十九屬冊報城鄉設立義學共二  
百八十一所或舊有學田或新經添置或於官莊  
餘穀并叛產公租內撥給均已足敷束修其雲南  
府屬之呈貢等十一屬所設義學五十二所或稱

田租不敷或稱現在捐給本司竊念義學之設必  
使費有常經庶幾事可垂久因逐加酌核按其所  
缺之數及買田之費於本司養廉內捐銀一千二  
百五十二兩飭令各該屬買田收租永供修脯至  
於設學既多必須詳立規模始可永行無弊謹擬  
條例四則恭候憲奪 一館師宜慎也成材之學  
取法宜上經館之師選擇宜嚴地方官留心採訪  
無論本地舉貢生員及外來紳士必須立品端方

學有根柢者延之為師至於城鄉蒙館即於本地附近生員儒士內慎選誠樸自好不與外事者為之地方官不時稽查勤惰竝令教官按時協查如能克端師範實心訓課該州縣優其禮貌時加獎勵果有成效於年底報明本司量行優獎如虛糜修脯惰於督課者查明另延倘有不安本分於設學之村寨唆訟生事愚弄夷民者是不得義學之益反滋漢奸之擾立即另行延請仍將所犯查審



詳究以示懲戒每歲開館以正月為期散館以十  
二月為期開館時地方官將某館延請某人為師  
於何日開館之處具報至歲底散館將某館生徒  
若干成材若干幼童若干註明漢人夷人申報查  
考不得遲開早散有名無實虛糜館穀 一化誨  
宜廣也成材之士務在敦勉實學習讀佳文不可  
仍踵陋習專工浮靡請將憲臺所刊書院條規及  
斯文精華分發成材各館令其師生人等專心傳

習并令館師將存心立品居家治事之道隨事指點切加勸戒至於蒙童則課讀而外必訓以拜跪坐立之禮儀君親節孝之大義每逢朔望館師率領各徒以次序立拜謁

至聖次拜館師次令各徒交相拜揖館師於該地方敬將

聖諭廣訓明白講解令各學徒環立聽講并許該處耆老民人齊集聽講上年本司詳請印發

聖諭廣訓及本司恭繹

聖諭均宜按館補發又本司前歲重刊朱子治家格言四禮四禮翼原為興行禮教起見均請按館分發以上分發

聖諭及各書均交館師遞相交代毋使遺失一學徒宜分別遞升以示鼓勵也在城義學成材為多在鄉義學蒙童為多然亦有蒙童而儘可造就漸至成材者是不可不遞加甄別如蒙館義學內有資性

聰穎勤於課業可以學文者即升之在城經館此等遠來就學薪水維艱該地方官量給膏火以示獎勵即城中蒙館童子能曉經書學為文字者亦即升之成材經館如經館中有成材生員文筆可造而人材又復可觀者仍許遵奉憲檄量給盤費給文送至省城候兩憲考取送入書院讀書如此層遞進取猶是古者由鄉而國之意而鄉僻生徒各知奮志觀光將來於此中提拔數人轉相傳授

士習文風均有裨益至村寨蒙館夷獠子弟鮮通  
官語不識漢字其始必以讀書為苦是在地方官  
加意引誘設法獎勵竝令館師用心開導俾先通  
漢音漸識漢字并即訓以習禮明義不得以夷獠  
而忽之更不得以夷獠而拒之如有土目頭人阻  
撓不許向學者立即究處 一田租歸官經理以  
杜私隱也從前學田州縣竝不管理或教官經收  
或館師自收易致盤踞漸多侵隱今撥給各館田

畝有一處而分給數館者有數處而同給一館者零星分收完欠更難查察嗣後均應歸地方官經收分給館師不許館師私收不許胥役分肥或租田附近學館地方官即令老成鄉約人等催令租戶眼同就近上納并將納過數目報明地方官查考如有拖欠立即追比倘秋成尚遠館師不能枵腹課讀地方官量行捐墊取領存案於秋收時還項并將此田地租息另給佃戶執照於照內填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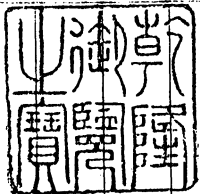
田畝坐落坵數租斗數目取具佃戶租約如佃戶  
逞刁抗欠追照另行招佃將來新舊官交代一并  
另造清冊交代可也 以上所陳如蒙憲裁核定  
通行飭遵則既有一定之經費又有一定之事宜  
庶不致有名無實有初鮮終從此星羅碁布處處  
有絃誦之風目染耳濡人人親詩書之澤行之既  
久禮義足以化推魯習之既深學問即以變氣質  
不特可造之俊士有所淬礪以觀成抑且難易之

夷風皆可漸摩而胥化

聖朝樂育之深仁憲臺訓型之至教必且永永無極矣  
所有原設新設各義學館師姓名田畝坐落坵段  
條糧租息等項相應備造簡明清冊詳請憲臺查  
核其捐銀新置之產行令作速置買另冊報核至  
駁查未覆之二十二屬俟覆到另詳造報如現已  
設有義學之州縣尚有應行添設者亦令隨時續  
設另文報查暫就庵觀之學舍亦令陸續建造是



否有當相應詳請憲臺批示施行



雲南通志卷二十九之十一